



白華樓續稿目錄

卷之一

書

勸殷白野提學赴官書

與許公子書

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與莫中江方伯書

與廣西少叅張爐山書



與張鶴樓中丞書

與王東臺太僕書

與王鳳洲大叅書

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上學士趙太洲書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靳兩城中丞書

卷之二

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與譚二華督府書

上林退齋先生書

答吳悟齋中丞書

與某中丞書

酬張王屋書

再與張王屋書

與侯二谷方伯書

與王舉人如圭書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與何北吉秀才書

與董幼海大理書

與王西石公書

與楊使君書

與某人書

復廣信守錢茲臺書

與方金湖司馬書

復曾確菴司空書

與唐凝菴禮部書

與徐天目書

卷之三

書

與喬戶部壽齋書

與劉沂東憲使書

諭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與翁見海宗伯書

與胡錦衣書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與陵太學書

與唐小漁宮諭書

再與張王屋書

與袁太冲書

與郁秀才書

復王暘谷乞文書

復鄭東里侍御書

與張太學書

與許穎陽大司成書

與翁司馬書

與胡叅軍書

與宣府中丞張崛峽公書

與許敬菴吏部書

與沈少林殿撰書

復許按察吉菴書

與胡舉人朴菴書

與沈虞部太素書

與沈鐵山書

與徐長孺秀才書

與翁司馬書

與顧慎卿書

與李見羅憲副書

與李勺溪侍御書

與王沂川舉人書

少正四

書

與翁司馬書

與朱駕部書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與舒憲使書

與潯陽董宗伯書

與侯二谷方伯書

與朱職方書

復王敬所司寇書

與劉瀟湘廷尉書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與甥董進士書

與閔進士書

與蔡戶部省謙書

奉申閣老書

奉曾司空書

與甥顧侍御書

與董甥儀制書

與王潤州書

與王敬所書

與吳恬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上申相公書

與朱鎮山司空書

與朱宮諭書

與萬叅議書

謝韓侍講書

卷之五

書

與凌司馬書

與潯陽宗伯書

與劉時泉司業書

謝穎陽少宰書

與甥顧徹韋侍御書

謝馮太史書

與鍾文楚大尹書

復胡敬堂大尹書

與張督府岵嶽公書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與張蓮濱進士書

再賀申相公書

與杜靜臺節推書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卷之六

序

楚範序

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送殷白埜先生序

壽費母八十序

郡太守栗東巖入觀序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尙書郎詩序

壽駱夫人序

吳興明道錄序

壽范太夫人序

壽姚近川別駕序

卷之七

序

壽周近湖先生序

明齋劉先生暨孺人雙壽序

壽雲石鄭侯序

贈姚海屋序

賀錢塘姜尹三獎序

刻南郭先生遺稿序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獎序

桐鄉蔡侯拜獎序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郡推錢朗峯赴召序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刻史記評林序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西湖秋社詩序

卷之八

序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湖州府通判全公石壁紀事序

贈梁少府改荊府長史序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林中岡先生赴楚藩紀善序

贈吳韞菴憲副序

壽許少崖憲使序

張司訓述齋獎序

八大家文鈔總序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贈桐鄉令傅巖高公考最序

荆川先生稗編序

刻漢書評林序

五嶽山人後集序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白坪先生詩序

贈武康令梅響山公徙奉化序

卷之九

序

賀邑侯鑑池李公膺封序

歷朝文選序

張少拙翁并孺人雙壽序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浙江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沈氏族譜序

採風錄序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望雲遙祝序

卷之十

序

贈烏程羅侯文洲考最序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吳江令徐仁菴拜獎序

西蜀平蠻錄序

趙氏家乘序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安序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壽李太宜人序

江山覽勝圖序

贈烏程羅侯文洲赴召序

陶氏族譜序

康衢野詠序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行序

卷之十一

記

萬卷樓記

丹徒鎮留侯廟記

昌氏墓阡記

大雅堂記

翁氏墓阡記

賜湖別墅記

翠微園記

卷之十二

傳述

困吾翁傳

方母傳

海屋君傳

趙氏客遊述

卷之十三

行狀

誌銘

墓表

墓碣

碑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亡嫂郭孺人行狀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趙長母墓誌銘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陶處士甓齋墓誌銘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郁處士墓表

陳雨泉先生墓表

處士竹崖顧公并丘孺人合葬墓表

明高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張節婦墓碣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卷之十四

祭文

祭宋九疑年兄文

祭許茗山文

祭范太夫人文

祭廖邑諭文

祭唐姑文

祭蔡白石先生文

祭張縣尉文

祭董夫人文

祭譚司馬文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祭沈鐵山文

又祭沈鐵山文

祭俞處士文

卷之十五

雜著

賀朱司空啓

上余相公啓

刻檀孟批點引

刻史記鈔引

韓文公文鈔引

柳柳州文鈔引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文鈔引

曾文定公文鈔引

王文公文鈔引

題李珠山詩刻

題錯龍池圖冊

題唐敬夫所刻舉子業引

題順齋司理張公舉業刻

陸蕭山舉業刻引

題秋水編

顧進士刻稿題辭

題方朔蟠桃園

題魁星圖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俞前江翁像贊

樂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堪輿者吳君像贊

白華樓續稿目錄

白華樓續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勸殷白野提學赴官書

僕以忤當世繇待罪河魏時指病擊去而公亦以督學象郡之命且棄去不赴也拂衣來歸兩人既宦跡不相及而其壑遊復相阻甚矣山川之遙霜露之易而故知之思當有不忘於攬帶

者然公之歸也於世日以遠於性命之宗日以深且解白駒之望猶在江海也而僕既忤世非惟不容於朝廷之上并其林吟川賦之間又從而彈射之公抑嘗知而憐之否乎近浙申督學缺員聞中朝已推公僕竊楚然喜喜之者以故人之曠且得相從也然不獨僕浙之縉紳及州郡博士弟子闔呼曰殷大夫唐之陽城也已而又有疑之者曰殷大夫深於道恬於勢利其不以世之聲名之寵緇於其心也久矣恐未必

遽出也當是時僕聞之艷然中而思終卒亦不能自定者何則僕少竊服習公者公之名絳於仕籍身繫於吏韁而其心則泠然蛻遊於雲霞之外者舊矣或者之上似誠也非妄也雖然僕之辱公三十年之誼于茲非世之縮交而已也古之道也既聞或者所云安得不以古之道為公請之孔子者以道師百世而不易者也其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舍之則藏者蓋言時可處則處非若世之湛身利祿者為也譬之雲

之杳然而歸谷也用之則行者蓋言時可出則
出非若世之繕情丘壑者爲也譬則雲之油然
而出岫也於斯二者稍或踰之君子以爲過矣
傳記所稱處士獨行僕不暇論姑述漢以來始
之從仕而中復引割始之辭命而終卒翱翔以
進者爲公評之梅福之所以繇南昌尉而廢爲
會稽市卒者避王氏也陶元亮之所以不終彭
澤而賦歸三徑者占宋亂也李泌所欲以白衣
帝側客星自占者其初也已而君臣遊好則領

宰相封鄴侯情之所不能辭也种放所欲以雲
溪醉侯避終南者其初也已而王禹偁諸人數
薦則緋衣象簡拜爲諫議者義之所不能拒也
由前兩人言之孔子所謂舍焉而不得不藏者
也由後兩人言之孔子所謂用焉而不得不可
者也向者公從豫章徙象郡時彼固一時也公
之引身而退猶可言也邇來 聖天子御極
詔還故所放黜諸賢及一切敢諫之士獄繫者
釋矣戍徼者還矣故且壑藏者加爵褒諡矣薄

海內外無不嚮風慕誼譬之鳳凰出而百鳥和
鳴神龍翔而鱣鯉奮沫此又一時也公之乞山
以來中朝士大夫共憐公之持誼之潔而懸車
之早也其以氏名書而聞之於天子者屢
矣古人所稱逃虛而之影乎日中者身愈疾而
影愈多竊謂公於今固當彈冠而出矣嚮也閉
戶息機獨掉如意於石牀竹簟之前而今則不
得不偃僂俯仰褻章服以謁上官矣嚮也散髮
行歌釣且弋於長林邃壑之間而今則不得不

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對吏人治文書矣嚮也上
宗達磨下採慧能證不二法門於鹿女獻花之
巖而今則不得不乘傳游徼攷法糾職鳴鐸自
衛矣嵇叔夜之所稱七不堪歐陽公之所稱三
宜去公萬不得引其一以自例者况公所服官
古之文學大夫之職也非州郡吏也其地則東
南佳山水國家所稱冠帶之最者非嚮之椎髻
卉服之夷也公之望已深其以徙卿寺而去也
特累暮月耳過此以往則著蔡中朝領袖儒

林皆公之左券也出入 帝闡身為重臣名
垂後世者皆公之殊業也公何必盼盼然於半
畝之宮四壁之圖書以姓名自完邪嗟乎僕去
公千里其於心也特一尺故因或者之上上述
孔氏之遺言下誦漢唐以還賢士大夫之述中
列從仕者之終始而折衷於道義之至縷縷如
左伏惟我公早為命駕焉幸甚幸甚

與許公子書

讀二公所為先大夫茗山公墓銘及行略大較

已詳次生平矣而予所深悲者則以先大夫公
文足以名當世而知之者稀行足以勵末俗而
交之者寡及釋褐兩為州刺史而其徙官郎署
也則都官出守也則蜀郡而臬而藩而牧馬大
略南則滇粵北則遼陽棧瘴煙糝冰雪走萬里
嶽嶽波濤之路以從吏竝今之仕遊之所厭且
避者而公皆與時浮沈提身奉職而不辭此則
學文以明道學道以愛身故能逃其榮而甘其
寂不售於今之人卒亦不悖於古之人而身沒

之後其風流蘊藉猶貽海內二三知己者之悲
且吊而泫然欲涕者此先大夫公之不可及也
二公雖業已亦因事而枚指之猶惜其不能直
寫襟抱以覽天下之公議至於爲故相國夏公
築墓宮一節僕又竊以凡世之巧宦者往往陽
爲遠跡於貂貴而中則陰附之以射便利先大
夫公獨當官奉職則不欲巧迹以避及其論資
酬勞則又力爲辭榮而退正先輩之卓犖奇崛
與世不同處而或云非其好似特遭訕蒙垢而

解之者恐不免於世之酒蛇之疑也其署府江
也當僕所俘勦鬼子寨効首虜者殆千人而其
所竄脫走者特三酋耳賴先大夫公爲予多懸
金以購之所云辭功一段僕未之聞而其了僕
前伴則正朋友同心共濟之誼又何必於予過
爲書其官而趨其名若將覆其罪而攘其功者
非先大夫之所以同體於僕亦非僕之所以附
知於先大夫也他如菲泉先師與先大夫爲東
髮交而以女娶兄可沒而無書否乎餘容面悉

不盡

與沈虹臺太史書

僕嚮讀公舉子業竊謂公似非今之屬襲而黛飾者其所詮情構思大都采古作者之遺而獨求匠心者也然公數試輒擯去僕竊疑之已而公卒魁江以南今且入讀中秘書待詔承明石室之廬豈非平津主父輩一蹶而飛漢天子諶其安在而得之晚者邪雖然僕之所私望於公者明興二百年薄海內外雍熙累洽獨於文

章之旨缺而未盛弘治正德迄嘉靖來間多作者然矯命者多由草竊倡義旗者猶屬偏陲公與許海嶽輩僕故所從遊而間睹兩公閉戶讀書處當必剡腎刻志於古之道而非特今人所好已也而兩公今且竝珮鳳池之上庶幾免作吏者簿書鞅掌之劇而得以肆力於六藝百家之深者天或有在矣兩公得無意乎僕旣罪廢近復爲世網所排擯然其中心所自好雖遭當世之錮而千百其折不敢偷惰者外撰文旨一

首贈兩公蓋楚人當再刑之後而抱以泣獻試
臨觀之倘有以間摘其瑕而指示我幸甚幸甚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嚮讀李歷城公與王蘇州倡和詩什蓋已巖然
如坐身於日觀之上而東望扶桑比眺碣石者
已獨於文章之旨猶未及扣歷城公之深適過
兄得解囊中之錄本讀之內有論次本朝名家
大較首何李而退唐王僕之私竊以秦漢來文
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其傳而獨振者惟

史遷劉向班掾韓柳歐蘇曾王數君子爲最何
者以彼獨得其解故也解者卽佛氏傳燈之派
彼所謂獨見性宗是也故僕之愚謂本朝之文
崛起門戶何李諸子亦一時之儁也若按歐曾
以上之旨而稍稍揣摩古經術之遺以爲折衷
者今之唐王是也恐未可盡左袒而棄之不知
然乎否乎卽如聖學亦然伊尹相湯伐桀以創
順天應人之功伯夷餓死首陽山採薇之歌於
今使亂臣賊子聞之而破膽摧氣者何雄也然

顏閔一眇然儒者孟子於此則曰姑舍是於彼則曰不同道曰姑舍是者謂其屬正脉而未至也曰不同道者外之也故僕之愚於王未敢論若唐武進於文章家之旨卽如未得謂之正宗當亦庶幾羽翼也已歷城公其肯以孟氏所以推伯夷伊尹者與何李推顏閔者與武進可乎兄發舟促倚席草草

與莫中江方伯書

僕少附公釋褐然其文章之知道誼之期非特

世所稱綰帶之交而已者當是時僕忘其鴛鴦而願附騏驎駉駉於千里之途公亦黃鸝而猶顧鴝鶒鷓鴣於藩棘之垣也豈謂僕輒以毛瑣之嫌忤當世又爲左右者所乘瑕蹈釁而數煽流言以讒之始則擊之徙邊徼再則擊之罷朝請歸來乎林壑者已十餘年而伏戎于莽者猶囂然其未已也公得無憐之乎雖然公抑掌蹇蹇自將厭世之滄泐澗忍脂韋突梯以俯仰於時者然而素絲羔羊之望外震於朝著中林兔

且之行內積於閭里公議所不容抑士望所不
可擯而卒濡遲以起海內學士大夫雖共喜公
之出而悲其晚而僕之私則又以 聖天子
之在上賢公卿之在下古所謂緇衣白駒之盛
而非特小雅之衰也僕又何敢不痛自慚悔怨
艾而顧猶嚅嚅然效世之谷風之刺巷伯之泣
乎哉聞公按節過浙藩僕不勝離曠之思且早
歲分袂白首逢樽蓋人生百年之無幾者特臥
瘧浹旬未勝冠屨中秋以後當或攀蓋西湖之

上矣

與廣西少叅張爐山書

今改號
崑崙

河魏相從於今十六載矣明公吏業所嚮與大
雅之標猶朝夕夢思也僕既忤當世坐罪構而
罷而明公宦轍復遠涉邊徼杳不相及豈天劈
吾兩兩之蹤邪粵以右僕舊所提戈處也明公
今且擁傳而過焉聞或停車問俗采風於其上
其有能指言僕之嚮所從事者乎陽朔一帶爲
胡北獐所蠶食者什且九殺縣令殘哨官孤城

之陷者且暮矣軍門業欲提兵十萬而僕竊以
大征之師所過如燬况功次多屬徒師老財匱
耳遂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特以故
所部署戍兵五千人分爲七哨迂道突擊不旬
日而破十七砦俘斬二百四十有奇併縛賊屬
幼口殆千人奪還民田廬者十餘萬今固當一
一在公襟帶間也旋師之日懽動山谷已而言
者以功爲罪摧我訕我污讎我公得無憐之乎
僕不當自爲訟功公旣知我深而摧我訕我污

讎我者固公之邑子彼故以執政者之嗾而其
心於僕故臨箋援毫不覺欷歔嗚咽而爲之傾
吐及此也如何如何頃者潮惠之間多兵端

聖天子爲出重臣按節臨鎮聞其方痛時艱亟
材吏聞頗有欲按僕府江功次爲言者公備能
爲僕於中特令故吏民一一宣覽且僕之嚮與
將士共其苦力戰鬪處稍稍聞之當路疏之中
朝得以湔其垢而盪其瑕僕死且瞑目矣語曰
士屈於不知已者而伸於知已者僕之生平故

知捨公其誰望哉不盡不盡

與張鶴樓中丞書

李白嘗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僕以忤當世坐罪構削籍來歸者十五年於茲
矣未繇一識明公然特於士大夫家嘗獲讀明
公曩所論列執政諸疏侃然古之烈士也史遷
不云乎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執鞭久矣近有
客從中朝出者且云公同悟齋中丞輩論國家
疆場之士輒語次及僕且以僕嚮署府江間効

尺寸矢石之勞或於今亦可令提枹鼓力戰鬪
者也僕竊以謏薄不足數豈得世之鉅人名公
如兩君子者爲之軒然訟願若此嗚咽欷歔不
敢信近辱悟齋中丞公忽千里走使移書投山
谷且併示問嘗憐僕未盡之志與未盡之才特
於士大夫間發不平之論嗟乎悟齋公僕亦未
之面者也悟齋公且爾則明公可知矣嚮之客
所傳者當信不妄也此則古之志士聲相應氣
相求千里而同堂者有之僕何人斯而敢望兩

公若此哉雖然神龍出則鱸鯉奮威鳳揚則鶴
鷄舞僕雖未及從兩公遊相與傾冠蓋接襟舄
稍稍肚腦中所持與之擘畫當世然兩公所欲
以身殉國家抗忠義責名實矯然日月之際而
世之區區榮名好毀不以戰鬪於其心而撼其
中者此或僕於兩公不敢不自附芝蘭之末臭
騏驥之餘塵者也公其許我否乎虔州者陽明
先生所故嘗提戈處也泃頭桶岡之間其部曲
旗旄威靈精爽當猶耿耿若昨日事者明公杖

鉞而過得無有後先同功者乎頃聞海寇出沒
潮惠之間且甌駱閩越爲之覆軍折將 聖

天子特出重臣劉帶川公輦臨鎮南粵爾書所
載許其一切便宜行事不從中覆其所亟人材
繕兵實殆甚切也僕竊思南粵明公之故土也
潮惠諸州則襟帶幕府者以明公之賢按形聲
揣緩亟察向背畫利害當必有席之掌上者帶
川公擁傳而下倘明公一爲指揮樓船將軍故
事特探囊而出矣僕雖罪廢久然於國家疆場

得失處未嘗不抱杞人之憂如春狐之側耳而聽冰者何如何如瞻戀既久山斗最切偶姻兄弟之從宦者道出油幢特具書奉候左右且併以謝明公未同之知而南粵事體大較倘以間示則亦所以慰詩人未見君子之飢也

與王東臺太僕書

嚮莊會稽陽山入浙時獲公手書并托爲遵巖先生序其文碑其平生忽荏苒旦暮於今數載矣會稽公入爲司諫今且持節按吾州郡而公

之所請猶纍然未及勒草以報僕得無後命矣乎雖然有待也僕嘗同荆川中丞論 本朝文章之運數以奇崛魁壘之材奮起其間不無其人而至於獨超匠心得古作者之旨而折衷其至獨遵巖公於當世可謂渡海之筏也而公復繼跡竝聲而馳世之執政獨相與出死力而後先擊而去之按節使者又從而於其林臥川棲之間伐其室及其昆弟甚且遵巖先生之沒而禍猶囂然其未已也豈古之所謂愛其道不忍

拂其樹者與抑亦文章之士其所竊造化榮名者多世之磨牙刃吻者相接也非獨斬之以高官厚祿而并且困之以奇禍自古而然與僕嘗以此爲公昆弟間持憤發懣未幾而操戈繳矢者已瞰於僕之廬矣甚矣其可謂歛歛而太息也於是時彼且爲執政所嗾其所甘心者當不知何如也猶幸僕家世以來力田讀書外無他骫法故亦無他罪擬卒不得滿其睚眦媒孽之毒以去而僕之衣冠門戶之間爲其所毀且窘

者抑多矣公得無談虎而色戰爲之汗發霑衣者乎雖然釋氏嘗云彼特山鬼之跳梁於其旁者耳而老僧之不見與不聞固在也公謂然否陽山公行郡入湖中僕稍稍得前刺公家一切內外事甚慰甚慰然僕去公數千里今且髯日以抽白顏日以槁其於嚮之蹀躞馳驟之氣日以頽惰而不復收拾抑不知再及將公之髯曳公之裾相與一抵掌否不盡不盡

與王鳳洲大叅書

僕坐罪廢幾二十年于茲與中朝士大夫絕甘分獨間嘗獲誦世所傳南北二鳴編并及他抄者竊感明興以來詩歌之道弘治正德間何李爲盛已而嘉靖以後唐武進高蘇門諸君則又稍稍淘洗玄華獨露本色似窺唐人者之至矣然皆近體獨二公遠泝騷人以後之旨而揣摩之高者入雅頌次者宗漢魏又其下者三謝顏陸江鮑以下無不得其形似非當刻鏤文章之世而力返之以土簋杯飲之舊朱冕藻祝之

後而復挽之以毛衣穴寢之古者乎譬之逆河而航亦雄也已卽如五七言近體及長歌絕句諸什往往斧藻李杜鞭撻高岑其匠心所至甚且唐人所不能而二公時時抽逸響出別調焉嗚呼盛矣僕童子時少摹章句釋褐以後縮綬作吏輒疲不能矣手二公之什而被髮行吟縱欲効之何異於東隣之媪衰且白矣聞西家之娃珮明璫披霧縠燕歌趙舞於其堂而顧令傳粉紆脂空自咤笑爲也雖然予湖中於古亦稱

吳興故多文獻者公今且按節擁傳而過焉天
豈無意其間乎唐自錢起孟郊後而文章中絕
矣二百年而蘇公舜欽滕公甫蘇公軾孫公莘
老輩竝世之名公鉅人代吏茲土出風入雅振
袂山谷故其遺標流韻迄於胡元之季而趙學
士張羽人諸輩相繼不絕也今且三百年然則
弁之山茗之水能無聞公之過而爲之吐奇効
靈於其間者乎抑未可知也公蘇人也於予湖
古所稱東西州者按郡暇倘無如傳所稱絲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屈原行吟澤畔而楚人
賦些者乎敬以書聞倘許侍教旬日間當爲匍
匐而伏跡於庭矣

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

昨日使來據案草草其欲盡所言而不敢卒盡
所言者恐兄以我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故不敢
竭其說也兄諭似厭世之選者冗雜蕪穢則兄
之欲精以嚴者可知矣僕昨所云作者之旨蓋
以古之作者譬之佛氏之禪燈一脉也 本朝

詩聲自弘治正德以來度越宋元直逼唐風矣
文章一派猶未得其至者僕嘗作一文旨以貽
許海嶽沈虹臺二太史大略以爲文必溯六藝
之深而折衷於道斯則天下者之正統也其間
雄才俠氣姍韓歐罵蘇曾而不能本之乎六藝
者草莽偏陲項羽曹操以下是也漢以來哀選
文章家獨真西山似得其旨近代如唐司諫所
哀文編亦或沿其遺意而爲之者兄之高明當
自有獨得深見以遺於世而僕所以嗷嗷焉絮

聞於兄者憫國家二百年而猶未見文之赤幟
且於兄所哀藏將以上之也不盡不盡

與何吉陽司寇書

頃歲彭郡博函公手書過湖中業勒奏記少申
報私而千里山川之隔二十年風塵之思稍屬
襟帶間矣然筆札之所不及而夢思之所不能
達者猶懸懸也公之道德文章之望滿天下雖
官僅卿貳位不酬志然內而尚書考功外而淮
楚臨鎮抑足以稍攄曾中之什而五爲國家屏

殘墨徇州郡庶幾臣業之鏡者是已而僕以少
忤當世坐罪廢譬之出林之鳥輒曳其羽初秣
之駟卽奪其轡而曩之扶搖萬里與其蹠蹠疆
場之氣尋且剝抑零落而不及一試以効其生
平者已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公抑謂我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蓋憐僕之區區
不敢賄韋澳忍以自負當世者而今安在哉日
月如流事業無聞此僕所以臨溪而釣閉戶而
吟不敢不頽然一壑以爲終焉之計而聞相傳

記按往牒讀古人奇崛魁壘處且未嘗不爲之
對鏡而慚睹髀肉而歛歔嗚咽也公得無憐之
乎公之年已浮六秩僕亦慚隣之矣如不出吾
兩人握手之歡剖心之知於世之友道何如也
豈遂生爲異壤沒爲長夜邪三湘之草七澤之
波僕竊願從公振衣而吟而卽如浙之西湖佳
山水南及禹穴鴈宕天姥赤城之墟且東望海
門枚乘之賦安期生之迹往往而在也江陰之
間公家丘墓在焉能無情乎茲特遣使遠候并

請綰帶之期詩人有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然
漢人徐孺子郭有道輩千里命駕終年訪友迺
其故事所當從者臨風濡墨不勝瞻切之至

上學士趙大洲書

僕無似辱公以文章道義相倡和而賜之以綰
帶之交者二十五年于茲僕雖以忤當世坐罪
搆擊之來歸而數於縉紳大夫間聞公憐僕奪
官狀且以僕之區區或可以翱翔四方而奮報
國家者輒時時及之齒頰間甚且爲之發憤而

批議焉嗟乎此僕之一二知己者所傳竊謂公
平生少許可重然諾古人所謂片言之間重於
九鼎重於太山者是也僕何敢當哉僕何敢當
哉雖然僕抑未嘗敢以是私銜於我公也何者
公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海內外之士無問識
不識呼曰趙翰林今之歐陽永叔也經術同文
章同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太議攘大患同至於
推忠賢拔材智獎人倫皇皇然如飢者之於食
渴者之於飲此則公之素所自持而流風蘊義

播於士林，宅於海宇。雖公抑當自讀歐陽子本傳，不以多讓者然。則世有一介之士，苟其文章吏業少屬尺寸者，公焉得不爲軒顧而訟攘袂而援也乎？僕嘗讀歐陽公所序蘇子美文，至當時執政者特以一酒故擊其官甚且併其同輩而竄逐之，而歐陽子於其沒也特爲之歔歔涕洟而吊悲不及其用，然則僕雖不敢望蘇子美曩者衡山驛亭一執袂之間已而遂爲執政者私人所伺而謗併公及之，公於此抑可爲之流

涕太息也已。公古人也，於世之遭讒也，輒若躬之刺而分痛推士也，輒若躬之溺而投瓠，當有所謂不令人知，不令人德者，雖然，僕不足道也。至於我公僕所，日夕冀望，亟爲執政者譽，問日以崇聲華，日以流而先帝時所當數爲齟齬，姑不足論。今天子驛召以來，翩然散局，猶未聞下麻而拜相者，何也？此非僕之一人之言也，天下之言也，然僕之言與天下同，而僕之所注望於公，則或天下所不及盡知者，何則？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來蓋以丞相之業錯領於九卿之間卽與古之論道經邦相爲表裏者爾而文皇宣廟以後三楊公雖稱名相其得君久其秉權擅政威行中外則亦稍稍與高皇帝建官之初似不相合而二百年來惟天順時天子則懲土木之禍而以朝政指之內閣李南陽則亦感眷遇之隆而以公議參之政府已而弘治間徐文靖公溥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上遇聖明下公國

是進而惟議與天子相可否退則六卿百執事各布其職百年一時也武廟之際紛紛多故矣嘉靖以來成都之罷一變而爲末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爲分宜數十年間矜恩仇擅威權一切睚眦愛憎於今猶或流禍而未已者頃者二三年來廟堂之上讎讎穆穆喜怒不形可謂盛矣然於其間上以仰體高皇帝之初下以挽二百年世仍之陋非僕之所敢言亦非僕之所能知而公於其間別爲措注上以翊戴聖

明下以表鎮國家薄海內外翹然太平之望者
公之事也亦公之憂國憤世素所積慮也僕雖
罪廢竊於丘壑間願効古之慶曆賦頌聖德以
仰歌明盛耳不審公肯以爲然否相違既久相
望彌切茲因友人范太史入朝特附緘書少布
年來曠問之私家綾二端蓋亦效古人績縷之
誠耳非所以獻長者也拙刻二種附上求教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南北鴻鴈之音不相及者忽逾年矣公竝世之

鄒枚之譽縮帶承明相與考文章讎古六經之
深得無憐江海之上橫潭而漁臨溪而歌者抑
有其人乎近得邸報知 聖天子已留公侍

從矣僕不勝躍然喜喜之者非以其官也僕嘗
痛 國朝來雖設史官不得如漢唐禁中起居

注故事

七聖以來

天子之訐謨與名

公碩卿之典實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公與
海嶽輩世之文章家之鉅工也倘按馬遷當必
抽金滕石室之書爲一代史不然如古人所撰

西京雜記可也公輩得無意乎嗟嗟僕衰矣少
忤執政坐罪廢中朝之士卒無有刷而援之
者進不得筇兵萬里外爲國家竭曩年尺寸之
施退不及以文章自娛勒成一家之言以遺於
世區區心知旦夕當與薜草萎化矣百年之後
誰復有憐而吊之者虹臺虹臺知我惟公耳頃
緣姪一龍以貲入太學特遣過候門下且令侍
公署私錄向來所著作倘許之僕雖老猶能摹
畫公之文章之深如古之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而戰鬪天地者也如何如何

與靳兩城中丞書

濟上言別來二十年于茲矣僕旣忤執政以罪
廢歸與漁緝樵斧相沉冥而公之宦轍所向多
秦晉之間鴻鴈之音文章之盟杳乎不相及而
獨有曾中區區縮帶之知當與公夢思寢食或
相從而今且衰白矣曩之顏日以稿髮日以抽
白而掀髯而吟顧影而舞僕旣失故吾矣安得
不自憐乎又安得不追思少時所從彈劍擊筑

者之舊而爲之感情歛歛其間也乎昌黎云僕
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也誠然誠然公
之才譬之于將鏌鋣也嚮嘗以漢馮野王者之
嫌逡巡藩使者久之今且按節臨鎮山西山西
者西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
黨其地多勁俠沉鷲嫖姚跳盪之士其州郡塞
垣亦頗與虜之斥堠烽燧相紛拏間按古傳記
世有石畫之勳爛然竹帛於今不廢焉公以今
之名才開府臨鎮其間能無上吊狼譚介子推

趙克國關羽之輩而思以功名感奮者乎僕少
嘗竒公之器沉深而瓌瑋當必有蓋世之業內
以鎮國家外以捍夷虜而僕於是時口雖不言
而兩相襟期蓋耿耿也僕從南粵時間亦稍稍
務尺寸以奮報當世矣未幾坐構罷然而粵之
吏民所祠而尸祝磨崖而銘者今猶在也公倘
無忘故人得無古之躍馬橫槊之感而思以竝
馳者乎嗟乎霜飛而華落水涸而石出僕且已
矣然偶有姻兄弟沈君從吏幕下不敢不因南

風特附一書以致數十年道路縣邈之思而又
不敢如世之款問而已也故輒以生平所悲歌
慷慨者相及如此然而不盡之言其所從岫之
雲戍之煙出沒於公之懷者殆千百也外有拙
刻二種請教家織四端聊以借室人機杼之勤
以爲公之輕裘緩帶之需耳

白華樓續稿卷之一

